

對花蓮淨宗學會同修講話—佛教的展望，必須走教育路線
悟道法師主講 （共一集） 2020/10/30 花蓮淨
宗學會 檔名：WD32-090-0001

我們尊敬的社團法人花蓮淨宗學會曾理事長，諸位同修，大家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今天也很難得有這個因緣，又再回到我們花蓮淨宗學會，來跟我們同修大家聚一聚。花蓮淨宗學會也成立很久了，大概有二十幾年，相當長的時間。今天我們與曾理事長到花蓮縣政府，贈送我們導師淨老和尚提倡的這些中華傳統文化聖賢的經典，贈送給花蓮縣一百一十個國中、國小，傳統文化的這些教材。縣政府徐縣長也很重視，也很隆重的舉辦了捐贈的儀式。這個也表示我們花蓮縣歷任的縣長，民意代表，在花蓮縣的教育界大家都重視我們祖先的傳統文化，這非常難得。花蓮縣如果能夠做個帶頭示範作用，那也必定能夠影響到其他的縣市，影響到海內外。我們也樂觀其成，希望在徐縣長的領導之下，傳統文化的推廣能夠不斷的成長，進一步去落實，這也是我們淨老和尚一生提倡的。

我們淨老和尚一生講經說法，八十五歲之後專講《無量壽經科註》，黃念老的《大經科註》。在八十五歲以前講《華嚴》，講了很多大小乘經論，到了晚年，這些年特別提倡傳統文化，倫理道德因果教育。從一個普世的教育來講，這個教育是現在全球人類最迫切需要的，也是最缺乏的，大家都疏忽掉了。現在全球的人類，不管哪個國家，都是把經濟擺在第一，經濟、政治、軍事等等這些擺前面。教育，現在可以說學校很多，也很普及，但是現在的教育是枝末，沒有根本。孔老夫子教學，四個字，道德仁藝，道德仁是根本，道是最高的。道，一般人也不容易懂，道家講「道法自然」；道不容易懂，講德；德，我們還是不懂，所以孔子他教學從仁下手

。仁，能夠去落實，能夠去做到，慢慢就能體會到道德，這是根本。

。藝，是技藝的藝，藝術，文藝、武藝，各行各業，現在的科技、文學等等的，所有的都包括藝這個字裡面，這個是才藝，是枝末。所以孔子講，「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」。一個人他有道德的修養，有道德仁義，那個義是道義的義，這些才藝他能發揮正面的作用來造福家庭、造福社會、造福國家，利益到全球。如果人沒有道德，才藝學了很多技術，當然負作用也相當的多、相當的大，可能這些才藝很多方面用在錯誤的地方。像科學技術，過去上個世紀一九七〇年代，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教授講，科學盲目的發展，應該發展的發展，不應該發展的也發展，所以他說盲目的發展。為什麼會盲目的發展？因為沒有道德仁這種教育，它沒有這個根本。所以只有看到功利，西方的價值觀就是功利，功利主義。只要有利益，他就做了，他就不管那麼多了，為什麼？為了利。為了利，把功利擺在第一位，只要能得到眼前的利益，他就不惜去傷害別人，傷害別人的國家，傷害人類，佛法講傷害眾生。因為他被利欲薰心，被這個利蒙蔽了自己的良知，佛法講貪瞋痴，被貪瞋痴障礙我們的自性。我們自性是慈悲，大慈大悲，現在為什麼不慈悲？被物欲蒙蔽障礙了。本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跟佛菩薩一樣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難，現在變成不慈不悲、惱害眾生，為了自己的利益，所以現在全世界人類都學西洋功利主義的價值觀，只要有利可圖就好。

孟子去見梁惠王，梁惠王就問他，你來到我們國家，對我的國家有什麼利益？對我這個國家有什麼好處？孟子就回答梁惠王：大王，何必言利？要有道義，要有仁義，仁義道德，唯有仁義。不要把利擺在第一位，應該把仁義道德擺在前面。因為「德者本也」，德是根本，利是枝末。有根本，這個枝末的利才能得到真實的受用，才能有正面的作用，才能造福人類。如果沒有德，只有財，我們

看到現在整個世界是什麼樣子？這個世界，我們看是愈來愈亂，災難一年比一年多，一次比一次嚴重。今年新冠狀病毒的疫情，比二〇〇三年的SARS，大家想想看，嚴重多少倍？地區遍及全球！二〇〇三年它只在中國大陸、台灣、香港，其他國家、地區沒有。今年這次是全球的，特別在歐美是更為嚴重，美國到目前為止還是第一嚴重的。這個我們也感覺不可思議，美國醫療、科技是最先進的，世界第一超強的國家，怎麼變成它的疫情最嚴重？疫情最嚴重，應該是在落後貧窮，醫療很差的國家才對。這個當然跟人政治上就有關係，主導政治的這些人物他怎麼做？今年下半年這個疫情又飆升了，前幾天新聞報導，歐美又一波，這一波可能要延續到明年上半年，也是相當的嚴重。另外加上其他的災害，你看大陸水災、美國洛杉磯火災，澳洲也是火災，有些地方旱災缺水、地震、風災，還有蝗蟲過境、饑饉，糧食缺乏，全球的氣候溫度上升，地球自然生態被破壞。這些都是人類科技發展造成重大負面的影響，造成氣候不正常，地球整個自然生態被嚴重破壞，很多生物也都滅絕，南北極的冰川快速融化。

去年六月中，我們淨老和尚在法國巴黎，他當時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，他有個辦公室，在那邊推廣中國傳統文化，首先推出是《群書治要360》，翻成各國的文字流通推廣。我們淨老和尚臨時找到巴黎去，去到那裡，在他老人家住的地方，他就放那些影片給我看，前美國總統高爾拍的，實地去拍的南北極冰川融化的那些影片。那個不是拍電影，是實地去拍攝。老和尚就時時刻刻提醒我們有災難，我們要做萬全的準備，做最好的準備，做最壞的打算。我們念佛人，有好地方去，災難來，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。我去了大概兩個星期，去的時候溫度還很涼，一般夏天法國巴黎他們那個地方是避暑勝地，歷年來是避暑勝地，就是剛好不冷不熱，很舒

服，大概在溫度二十三、二十四度這樣上下，不冷不熱。所以夏天那個地方是避暑勝地，早晚溫差還涼一點，剛剛好。我們離開不到一個星期，那邊突然變熱，熱到幾度？本來是二十三、二十四度，變到四、五十度。大家想一想，從來沒有那麼熱的，我們去的時候都還很涼快，我們走了還不到一個星期，報紙報導說熱得不得了，而且巴黎那個地方游泳池都客滿，大家都在那邊沖水。為什麼？怎麼差那麼多！我嚇了一跳，就想到我去巴黎，老和尚不是放那個片子給我看嗎？走了沒幾天。根據一般的評估，就是凡是冷的地方，該冷的時候不冷，它是熱的，那就會有瘟疫、傳染病，因為細菌就跑出來了。如果冷凍著，它跑不出來；太熱，那些細菌統統跑出來了。

所以今年，實際上去年年底瘟疫就出現了。像北方有些地方，該冷的它沒冷，或者冷的冷度不夠，像東北以前都是零下三、四十度，現在變成零下十幾度，差了一倍多。該冷、該下雪的地方冬天沒有下雪，夏天細菌慢慢就出來，就有瘟疫了。所以今年這個疫情，法國巴黎也特別嚴重，最近這幾天又在報導，巴黎、義大利、西班牙，還有英國，都很嚴重的。所以我就想起來了，對，我去年去很涼快，我們走了沒幾天熱得不得了，它那邊的病毒就統統出來了，病毒都出來了。所以我們傳統的農民曆，我都是有看傳統農民曆，《黃帝地母經》有記載，《地母經》我記得有一句。我們汐止拱北殿有印農民曆，都會寄一些給我，跟大家結緣，現在人都沒有看這個傳統農民曆，我是比較算老人的，現在年輕人大概都看西洋的。農民曆一看，二十四個節氣，我們祖宗流傳下來的，一年二十四個節氣，《黃帝地母經》每一年它都有些看起來好像預言一樣，有一句。去年年底大概十月份就印出來了，印出來，我看有一句「人民多暴卒」，卒就是死了，暴就是暴斃，突然就死了，很多人民暴

卒。看了半天我也想不通，什麼人民多暴卒？到底什麼事情人民突然死掉？結果到十二月底，大陸好像陽曆十二月底就開始，武漢地區有這個瘟疫出現了。

這個瘟疫，到現在為止，我們看起來也滿詭異的。如果照一般來講好像人傳人，這樣傳當然是有，這個是一方面；但是有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剛才講的，那個地方本身就有那個病毒了，他們不知道，不知道有那個病毒。像美國，一年流感要死很多人的，它本來每年都有流感，都死幾萬人，所以我們看川普總統說，死個幾萬人那算什麼，每一年都死那麼多人，所以他對這個疫情他就很不在乎，他也不去戴口罩，他自己都很不想戴。英國的首相他說就讓它感染，感染到最後就有抗體，就免疫，後來也不行。所以英國我們那邊有個流通處，在倫敦，現在也是麻煩，沒人敢去。而且我請了徐亦青他們夫妻在那邊幫我看，她最近就常常打電話來給我們講，她說現在去超市買東西都買不到，那很麻煩。我說你就回大陸，回上海，現在上海還比較好一點，不會買不到東西，她說飛機沒飛。另外上海也有個居士，每次做法會他也都去參加，也找了很多義工去幫忙。就是去年，帶他兒子去美國紐約念書，去了之後才給我講他要去美國住一段時間，被我猜對了八九不離，我說送你兒子去讀書嗎？說是的，去紐約讀。讀了沒有半年就鬧這個疫情了，鬧這個疫情，他被關了快一年，他都快發瘋了。我說你就想辦法回去吧，你回到上海會好一點，那邊現在正嚴重。

現在今天這個時間，本來我應該是在美國，因為我們去年年底，美國北美的同修啟請去紐約曼哈頓，租了一個很大的場地要做祭祖三時繫念，十月二十四、二十五兩天，日期都定好了，場地都勘察好了。他們去年很發心，大家出錢出力。我打算今年去法國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辦完祭祖，去德國辦完祭祖，然後從巴黎直接飛

到紐約去，十月二十四、二十五。結果沒想到今年紐約曼哈頓那是最嚴重的，那個地方都是像大陸武漢方艙醫院，都在那裡。沒辦法，只好取消，以後再說。去美國我當然不能只去一個地方，淨宗學會很多，只去一個地方，沒有去其他的州，人家會有意見的。所以我很不敢答應美國同修的邀請，因為我一答應，最少兩個月，最少。兩個月還沒有跑幾個地方，包括加拿大，來到紐約了，還不來加拿大？很近，他講是很近，都要坐飛機的。你說不去嗎？你到東海岸，那你加州也要去；德州，我們老和尚在那邊建的道場；西雅圖這邊的、奧瑞岡、拉斯維加斯、洛杉磯、舊金山聖荷西，所以我停了很多年不敢去美國，因為一去就要兩個月。實在講，沒那麼多時間，所以都不敢答應，今年去也是。以前韓館長在的時候，一九九〇年那個時候，我們老和尚在達拉斯建佛教會，後來一九九一、一九九二年，一九九八年韓館長往生，我記得到二〇〇〇年，每一年都有去一次打佛七，我都從台灣組團去打佛七。我們老和尚到新加坡去了，所以二〇〇〇年我去。

後來我停了五年再去，二〇〇五年，亞特蘭大王祥雲居士邀請我去打佛七，去主七，在亞特蘭大。後來好像也有去芝加哥，芝加哥有個林居士幫我送《大藏經》，她在那裡也用我們華藏圖書館做名稱，成立一個芝加哥華藏圖書館。在紐約也有兩個淨宗學會，在舊的中國城，還有新的地方也成立一個淨宗學會。那個新的淨宗學會也是用「華藏」，紐約華藏淨宗學會。所以二〇〇五年去了。後來他們同修在講，悟道法師，你不要再停五年來一次，最少一年要來一次。洛杉磯淨宗學會陳景昌陳會長，他是一個會計師，他的淨宗學會在美國算是最大的，他那一間那時候買的相當大。他說，悟道法師，這麼長時間都沒有來燒香點火，就是我沒有去，停了五年；不要再停五年，應該每一年再來一次，像過去一樣。後來他不講

還好，一講，我又停了七年。停了七年後，是休士頓淨宗學會請我去做法會，休士頓在德州，到休士頓、到德州，還是要去加州、紐約那些地方，但是那一年我剛好患四高，只走了一半，就趕快從西雅圖跑回來，所以還欠他們很多地方沒有去，二〇一二年。現在，第二次停八年，本來是說今年再去紐約。二〇一二年，現在二〇二〇年，停了八年。二〇〇〇年，停了五年，再來停七年，第三次停八年，後面要停幾年？我不知道。現在，今年，停了八年，好不容易弄好了要去，碰到這個疫情，後面我不知道要停多久？由佛菩薩安排。所以照我們原來的行程，今天晚上應該不是坐在這裡跟大家講話，應該在美國紐約，在那個地方，華盛頓、紐澤西，到東海岸去，應該現在是跟他們那邊的同修在聚會。他們那邊也弄個彌陀村，一直請我去，我都還沒去。應該今天是在那裡，我怎麼想會跑到這裡來？事先也無法去想像的。實際上就是這樣，今天縣長舉辦贈書儀式，我們今年因為疫情，花蓮也暫停一次三時繫念，暫停一次。

所以時間過得很快，一年也快過去了。今天剛好來送這個書，我想原來也是臨時給大家通知的，像我昨天去台東也是臨時通知的。因為我到南部去看我們老和尚，我就想一想，我要到花蓮來，繞兩邊的行程，時間差不多，所以我就繞到屏東、台東去，然後再到花蓮。今天早上從台東趕過來，就是利用這個時間、這個因緣跟大家見見面，講講話，就是主要大家見見面。沒有跟美國同修見面，我們在台灣，來東部跟同修見見面，也是同修，都一樣。這個也是佛菩薩安排，主要來跟大家見見面、聊聊天，也不是講什麼開示，我也不會講開示，佛才能講開示，開示只有佛才能講，《法華經》講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」，就是佛才是真正講開示，我們都是在學習。所以一年也快過去了，剛好有這個因緣，所以臨時通知跟大家

見見面。不然我們的活動，贈書儀式到三點就結束了、就圓滿了，圓滿，實在講也就沒事了，就拍拍屁股可以走了，回去了。但是後來他們問我，要不要租旅館留下來？後來我想也好，租旅館，如果沒事情，我個性好像比較閒不住，起碼跟大家見個面，不然沒事應該可以回去了，何必留下來？既然留下來，我們平常也很難得見面，所以見見面，這也是需要的。人常常見面才會親，所以大陸簡體字，「親」那個看見的見改掉了，剩下旁邊那個，剩下那個怎麼會親？人都沒有見面就不親了，這個是一定的。所以我們祖先造這個字都有它很深的含義。你沒有見面，就是你家裡的一些親戚在路上看到，你不認識，像路人一樣，久沒有見面，你就不認識了，他怎麼會親？所以親是什麼？常常見面，常常見面就親了。所以簡體字改得是沒道理，見沒有了，親什麼？都沒有看見，親什麼？再親的人，你自己的兒子如果二十年沒有見面，你看他親不親？在路上遇到，也不知道那個是你兒子，怎麼會親？所以我們老祖宗造字都很有道理。

以上就是跟大家簡單報告今天晚上我們聚會的因緣，凡事都有個因緣。我們還是要講幾句有關我們淨宗修學的經句，大家一起來學習。今天也是我們花蓮淨宗學會，每星期五都是上午共修《無量壽經》，大家在一起讀誦。這個讀誦還是需要，能夠固定維持一個定時的共修，是有需要的。我們道場主要就是共修，依眾靠眾，約個時間大家一起來修。當然時間定的不要太長，可能大家有家庭、有事業、有工作等等的，這些日常生活的瑣事要處理；時間如果定得太長，可能有很多同修他想參加，來不了。所以不要太長，這個也是需要的。所以道場時間安排，也都是根據各地同修，他們的生活環境，他的時間來定，來做個調整，總是要配合大家的時間。所以道場定了，還是以大家能夠來的時間為第一個考量。如果定個時

間，大家都沒時間來，定了就沒有意義。所以定了，就大家都能夠來，雖然時間不是很長，也好，總是有一個固定的時間大家都能夠來，在一起共修、共學，這個是有需要的。讀誦《無量壽經》，也是不能中斷。讀誦也就是常常提醒，因為不讀誦，我們會忘記。所以為什麼佛門要早晚課？主要是提醒。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常講，早課提醒，晚課反省。所以我們淨老和尚在宣講《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清淨平等覺經》，他當時成立淨宗學會，他就根據這部經編一個《淨宗朝暮課誦》。這個《淨宗朝暮課誦》針對淨宗學會同修編的，早課他是採取第六品四十八願，就早課發願，早課有念佛、迴向、三皈依。晚課，他第一次編是從「勸諭策進第三十三」到三十七品，第一次編的這個是晚課；後來我們老和尚又增加前面的第三十二品。他看一看，好像從三十二品開始更好。原來是從三十三。

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這個五品經，主要講我們現前娑婆世界的現狀，講得非常清楚、非常詳細，也就是佛勸我們在現前這個五濁惡世。《彌陀經》講得簡單，《彌陀經》講五濁惡世，劫濁、見濁、煩惱濁、眾生濁、命濁，五濁惡世，這個簡單。講得簡單，我們一般人讀了，如果沒有看祖師大德的註解，也體會不深入。《無量壽經》三十三品到三十七品，實在講，就是《彌陀經》那個娑婆世界五濁惡世詳細的解說，什麼叫五濁惡世？我們讀了這五品經，我們起碼有個概念，那也是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事情。眼前發生的事情，我們讀了之後，再看我們現前的這個世界，真的是一針見血，講得淋漓盡致。有時候讀可能還不是很清楚，所以還要透過註解。像黃念祖引用一百多種的經論來註解《無量壽經》，有的是經，有的是用論，包括世間的善書。是以經解經，就是這部經講得不是很詳細，其他的經對這個講得很詳細，那一段來補充說明這句經文它的意思，所以以經解經。以經解經，它還是經文，都是佛講的，這部

經沒有講到，或者講得不是很詳細的，其他的經講得詳細，引用其他的經來註解這部經，讓我們更深入認識這部經它的內容，方便我們在生活當中來起觀照，來修學。所以黃念老他引一百多種的註解，再透過我們淨老和尚他的講解，那就更圓滿了。我們老和尚的講解，我們還能再講解，為什麼？因為講經契理契機，老和尚講解，對我們現前這個年紀、這一代的人，我們聽了可以理解；我們講了，如果是針對下一代，比較年輕的，恐怕他們聽不懂，所以你還要把老和尚的講記再講解，可能下一代的人他才能夠理解。所以這個大家也是要同共發心，大家都要學習。

因此我們佛教的展望，包括我們淨宗學會的一個展望，我們老和尚提倡的，我們必須走教育路線，不能像一般走宗教路線。宗教路線，可能將來這個發展會受到很大的限制，因為可能年輕人他不來學、他也不來聽、他也沒興趣，他的思想觀念跟我們這一代的是完全不一樣。所以我們必須搭配教育，這樣的一個路線來弘揚，這樣才能延續下去。如果走宗教路線，就像日本，日本的寺院大部分都是走宗教路線。宗教路線，日本再小的廟、再小的寺院，你去看，都有給人家放骨灰的，有牌位的。連東京我住的地方，下面有一個小寺院，叫藥師寺，都有骨灰、牌位。他們每一年，都是家屬節日去祭拜，固定要收管理費。所以那個寺院它沒有經懺佛事，也沒有人像台灣去供養，沒有，它就靠那個收入來維持它寺院的開銷，過年過節念幾句經，念的；還有用翻的，沒有念，那個價碼不一樣，用翻的多少錢、用念的多少錢，那是日本的，日本佛教。但是它固定，因為他們日本就是說，剛出生去神社；然後結婚去教堂，去基督教的教堂，流行，其實他也不一定信教；然後死了去哪裡？去佛堂。死了到佛堂，佛堂就有收入，放在這裡，骨灰多少錢、牌位多少錢，一年要繳多少管理費，寺院再小都有。所以以前老和尚講，

他說日本都靠那個在維持，沒有人供養。不像台灣、大陸，大家發心來樂捐供養，日本、外國很少，那個是走宗教路線。宗教路線，當然如果你給人家放骨灰這些，好像做法會來超度，這個當然都需要，因為人都會死，到最後死，你就是要這麼處理，這個是走宗教路線。我們現在做法會，也是一種接引的方便，宗教當中我們是有教育的，引導他來學佛的、聽經的、給你講道理的，不是都沒有跟你講道理。我們做這個法會，也是一個方便的接引，有一些家屬他來參加法會，接觸到佛法，平常他不接觸，他也不想接觸，家屬、父母過世了，不得不來，來了總是有緣，總是有機會讓他接觸到，有的人就這樣走入佛門，也有，所以這也是一種方便法。

根本來講，還是要走教育路線。所以我們今天去送書。這些年我看我們老和尚他做的事情，真的，將來你沒有走這樣的路線，可能走不通。大家看一看，我們淨宗學會佛教的道場，都是年紀大的人來，年輕人很少，但是你還要再傳下去，那不是到我們這裡為止就收場了。你要做到我們這裡為止，還是要繼續傳下去？所以在大陸、在台灣有一些居士開工廠，做企業，我說你要做多久？你打算做多久？做到你死為止，還是做五年、十年？還是說你死了之後還要繼續？很多人他只是想做生意，他沒有想那麼多。我就給他們提醒，我說你自己要規畫，你要做多久？你做短期的，有短期的做法；長期的，有長期的做法，你要去規畫。你長期的，你死了，你這個事業要再繼續，那你必定要培養接班人，不然到時候你死了，誰接你的？是不是？每個企業、每個國家的領導不都是這樣嗎？要培養接班人。你看王永慶、張榮發，他們不是都要培養他兒子去接嗎？雖然都在打架，吵官司，但是總是還是有在接，沒有收場。那我們想一想我們淨宗學會？我常常思考這個問題，我七十歲了，能活多久，我也不敢講，可能明天就再見了。今天在這裡講話，明天悟

道法師往生了，這個也不一定，人命無常，人命在呼吸間。

所以雪廬老人過去講《常禮舉要》，他說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餐，九十不留坐。七十歲在《禮記》講叫老，《禮記》講就是老。實際上六十歲，在古人就可以稱老夫，六十歲可以算是老人了，有資格拿拐杖，所以稱老夫。所以我六十幾歲的時候，我們師父他老人家八十幾歲，我六十幾歲了，我們師父就給一些同修講，悟道法師也可以稱老和尚了，他說我也可以稱老和尚。我們說老和尚還在，我們不敢稱老和尚。超過六十歲就是老和尚，就老了，這是給我很大的一個警惕，老了。老了要幹什麼？我們最重要的就是西方極樂世界，這是第一重要的事情。所以「七十不留宿」，就是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到你家來，你沒有留他在你家住一個晚上，不失禮。為什麼？你留他在你家住一個晚上，可能他明天就起不來了，如果明理的家屬就好，遇到那個不明理的家屬，你可麻煩了，都是你留他在家，不然他也不會死，你怎麼講也講不清楚。所以《禮記》它有這樣的一個規定，「七十不留宿」，七十歲以上的老人，你不留他在家過夜，對他不失禮，這個也是避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擾。「八十不留餐」，八十歲以上的老人，你沒有請他吃一餐飯，也不失禮。可能他吃一餐飯，他就走了。真有！我昨天從台南到屏東去新埤念佛堂，去跟藍居士喝茶。他那個念佛堂，一個花蓮人葉雲土，他是花蓮人，應該我們這邊同修有見過。他原來的名字叫葉雲土，後來他是改了名字改作葉開富。我認識他好幾十年了，他以前在景美，他太太還在世的時候，他太太往生我去給她助念，他太太是信一貫道的。他也到澳洲去住很多年，後來到新埤念佛堂去念佛，好像是去年還是前年往生的。昨天藍居士還給我講，早課做完了他們要吃早餐，他還去拿饅頭，那個饅頭都還沒有吃，整個人就倒下去了，藍居士說有人抱著，後來放在地上，他給他壓一壓，就

這樣走了，沒有生命跡象，就走了。一餐飯還沒有吃，就走了。昨天還給我講這個事情，他才七十幾歲，還沒有到八十歲。

馬德里西班牙淨宗學會陳永森陳會長，他六十五歲走的。要請我去做三時繫念，我都還沒有去，他就再見了。他走了，我也很傷心，因為我去歐洲，就沒有人開車載我去玩了，他很喜歡開車，喜歡開快車。所以以前他從馬德里開車載我去巴塞隆納，然後再開到法國去，再開到瑞士去，他喜歡開快車。外國，當然也會罰，他給我講，悟道法師，我們開一百八，還有人跟我們超車，一下就不見了，說那個大概開二百四十。路上沒有車，很好開。他六十五歲，有一天中午在餐廳吃飯，吃吃吃，頭就低下去，就死了，一餐飯沒吃完。所以我認識的這兩個例子，看到李老師講「八十不留餐」，我說古人應該都有碰過這樣的事情，請他吃一餐飯，一餐飯沒吃完他就走了。他們都還沒有八十歲，葉雲土七十幾歲，陳會長六十五歲就走了，所以八十不留餐。「九十不留坐」，九十歲以上的老人，沒有留他坐一下，不失禮，可能他一坐就起不來了，是真的。所以我們看到一些老人，風燭殘年，我不應該講這個，因為照《常禮舉要》講，遇見老人，不能講衰喪話，不能說老。像華藏衛視陳總裁，很怕人家說她老，還喜歡人家叫她小姐。大我兩歲，都七十二歲，說你今年七十二歲了，不要談年紀。我說我都不怕人家說我老，我很喜歡人家說我老，人家稱我老，我是老和尚，雖然沒有修行，但是年紀老了。這個是常禮，就是人年紀大了，應該辦什麼事情。《禮記》講七十就要傳，傳就是你的事業、家業、學業要傳給下一代，要傳。

還有《論語》孔子講，人之老時，戒之在得。得就是得失心，放不下，應該這個給年輕。但是川普跟拜登沒有讀《論語》，兩個都七十多了，還在爭奪，爭得頭破血流，對不對？大家有沒有看電

視？罵來罵去，跟我們台灣差不多，沒有讀《論語》。應該他要讓年輕人，培養年輕人。七十幾了，真的人命無常，但是放不下。所以傳統文化，從這個地方你看，多重要！外國人要跟中國人學這方面，不然他不懂，他放不下。實在講，這個年紀不應該爭。所以孔子講，少之時，戒之在色；壯之時，戒之在鬥；老之時，戒之在得。年輕人，少年要戒色，不然傷身體；壯年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鬥；老，血氣衰了，戒之在得。戒之在得就是我們佛法講，放下，不能有得失，要放下，該交給下一代，你就要慢慢交接。我現在是在做這個工作，因為我從小就生病，身體也不好，實在講，我自己都不敢講。所以現在很多人都約我做法會，我說預定，不確定，只能預定，因為事事變化很大，我說哪一樁事情能夠很確定？大家想一想，孔子都不敢收人家隔夜帖。孔子公不敢收人家的隔夜帖，這句話，你們聽過嗎？以前我小時候常聽我爸爸講，孔子不敢收人家的隔夜帖，明天邀請他，他都不敢收，明天我不曉得怎麼樣，我不敢保證。所以孔子在《論語》上講，老之時，戒之在得。七十歲就是老了，就應該要放下，不能再有得失心，這是應該的。

所以《無量壽經》在「勸諭策進第三十三品」：「世人共爭不急之務，於此劇惡極苦之中，勤身營務，以自給濟。尊卑、貧富、少長、男女，累念積慮，為心走使。無田憂田，無宅憂宅，眷屬財物，有無同憂。有一少一，思欲齊等，適小具有，又憂非常。水火盜賊，怨家債主，焚漂劫奪，消散磨滅。心慳意固，無能縱捨，命終棄捐，莫誰隨者。貧富同然，憂苦萬端」。這段經文，列在我們淨宗的晚課，這段要常常提醒。這一品第一句，「世人共爭不急之務」，這句話是給我們世間人當頭棒喝，大家共同在爭什麼？爭名逐利，名聞利養，五欲六塵，現在都隨著西方世界功利主義，追求這些名利，不講道義，只講利，不講義，現在都是學小人。所以孔

子在《論語》講，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」。小人他就不講道義，義是合理的叫義。利，不合理的，非義之財，這個不合理的。小人就不管了，只要有利就好，管它義還是非義，他就不擇手段，只要得到利就好，功利主義，不講道義。不講道義，這個世界就很亂，亂世，災難就多，大家就競爭、鬥爭、戰爭，到最後就大災難現前，結果必定是這樣。因為大家都不肯讓，都在爭，就起衝突了。你看全世界消耗在軍費上的費用有多少？製造武器，發明那些科技，用多少錢、用多少人？過去我們淨老和尚常講，你去把買武器這些錢來做救濟慈善，二戰的時候花了五百億美金，死了五千多萬人；韓戰，美國也花了一百多億；越戰，一千八百多億，都是算美金的。過去我們淨老和尚講，你把花在軍費那些錢去救濟其他國家，貧窮弱小的國家，去救濟韓國人、救濟越南人；韓國人、越南人，被救濟國家的人民看到美國人，都跪在地上喊爸爸，那還要打嗎？戰爭，我們老和尚講了一個結論，這個結論就是戰爭不但不能解決問題，而且會讓問題更複雜化，以佛法因果來講，冤冤相報，沒完沒了。你現在發明武器，把他殺了，他心不甘情不願，他死了之後，他又投胎到你家去做你家的兒孫，去報仇、去討債，那一點辦法都沒有。《安士全書》記載歷史的因果報應，歷歷在目，看到這個因果怵目驚心，哪有佔便宜的？沒有。真正懂得修禮讓，佔便宜；願意吃虧的人，佔便宜。不願意吃虧的人，反而吃虧。

所以「世人共爭不急之務」，不急就是這個不重要。什麼是急的？實在講，我們生到這個世間來，「人身難得，佛法難聞」，在六道生死輪迴能輪迴到人道，就很難得；輪迴到人道，又能遇到佛法，更難得；遇到佛法，又能遇到淨土法門，難中之難，《無量壽經》講「難中之難，無過此難」；又遇到善知識給我們做精闢的講解，是難上加難。這些難，我們都遇到了，在我們講，好像都不難

了。這是大家無量劫來，在諸佛那裡種了深厚的善根，種深厚的善根，所以我們才能遇到。遇到，我們就要把握這一生，大家信願念佛，求生西方淨土，這一樁事情才是我們當前最重要的一件大事，其他就不是大事了，我們要把這樁事情擺在第一件大事。這件事情辦好了，最重要，其他就不要跟人家爭了，人家要爭，就讓。這些名利，富貴如浮雲，這不是真實的。所以佛勸我們不要一起去爭那個不急之務。我們看到現在全世界的人都在共爭不急之務。下面就是再給我們說明，這些不急之務是哪些，舉出幾個例子，我們以此類推。總不外，你看現在人為了什麼？賺錢，名、利。賺錢，賺錢幹什麼？吃喝玩樂，我們去玩。現在不能出國玩，在台灣到處玩。聽說現在好像假期，台東、花蓮賓館都很不好定，都客滿了。吃喝玩樂，這是人生的意義跟價值嗎？你賺了很多錢，還不是坐吃等死，你能吃多少？給你吃兩碗，三碗你也吃不下了；房子那麼大，你躺下去，也不過三尺、六尺。實在講，沒有學傳統文化，真的你縱然得到富貴，也沒有意義，死了什麼都帶不走，如果錢財很多，還留給子孫去打官司。我們看的很多，就是佛在這裡講的，都是我們現在都看得到的。這個我們要覺悟，最重要我們看了真的要覺悟，不能跟一般世間人一樣。世間人迷惑顛倒，我們學了佛的人，不能跟他們一樣迷惑顛倒，我們要覺悟，才是佛弟子。

所以人不知足，「少長、男女，累念積慮」，每一天他在心裡想的、累積的就是賺錢。「無田憂田，無宅憂宅」，沒有田，想要田地；沒有房子，想要買房子，買股票，賺錢。有也憂慮，沒有也憂慮。有錢的人憂慮，怕錢少了、保不住，患得患失；沒有錢，也想得到錢財，所以有錢也憂慮、沒有錢也憂慮，「有無同憂」。沒有一個人不憂慮的，沒有一個人說他的人生是幸福、是快樂的，有錢也不幸福、不快樂，沒錢也不幸福、不快樂。這個就是沒有學佛

，沒有學傳統文化。如果學了傳統文化，才懂得什麼叫幸福、什麼叫快樂，什麼叫做幸福的人生，人生的意義、價值是什麼才懂得；不學這個，真的不知道。所以我們看孔子的學生，你看顏回最窮，窮到連買個碗都沒有。「人不堪其憂，回也不改其樂」，人家看到，那個日子怎麼過？窮到那個樣子，顏回他很快樂，他精神生活很充實。現代人物質生活很充實，精神生活很空虛，所以什麼憂鬱症、躁鬱症一大堆，神經病一大堆，那個就是精神生活貧乏。所以顏回他快樂。子貢最有錢，孔子一些供養，大概都是子貢供養的，子貢很會做生意，以前沒有手機，子貢沒有手機，他沒有手機，跟孔子走到哪裡，他生意就做到哪裡，很厲害，他錢賺很多，子貢他有錢，他也很快樂。「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」，窮有窮的快樂，富有富得快樂，都心安理得。

學習傳統文化，大家物質生活不一樣，精神生活個個都是圓滿充實，充滿了幸福美滿，真正的快樂。佛法就更殊勝，了生死出三界，得大自在，世間這些財富怎麼能夠去相提並論？你看《金剛經》，佛不是用比較嗎？假如有人用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布施，甚至用三千大千世界的身命去布施，這福報大不大？太大了，大得不得了。但這個福報跟為人說一四句偈的福報，無法相比，無法相提並論。過去我聽到這個講法也不解，一首偈的經文很少，那有什麼福報？給人家講那一首偈的福報，就勝過一個人三千世界那麼多的身體身命去布施。七寶還是身外之物，現在講到內財布施。後來聽我們老和尚講解，我就恍然大悟，我們老和尚講，這些是物質的布施，你布施身體，比如現在說捐器官，能讓他再維持生命；你捐這個七寶物質，讓他物質生活沒有缺乏，但是你不能幫助他斷煩惱，不能幫助他了生死，這些東西只能幫助他解決物質生活的問題，但是他不能斷煩惱，不能了生死。七寶很多，布施給他，他的煩惱還是

在，他還是憂慮。你看美國總統，不管誰選上，你問他快樂不快樂？他有沒有煩惱？煩惱比我們多，都要吃安眠藥。大家想一想，不要說美國，在這一個地球跟三千大千世界比，一點點，微不足道，三千大千世界都不能相比，那一個地球比什麼？大家才知道遇到佛法，那個可貴在哪裡？幫助我們這一生了生死出三界，到西方去作佛。你什麼錢也無法去買到這個，無價之寶，所以稱為三寶，不是世間的財富能夠去相提並論的。佛這個校量，讓我們從這裡去覺悟，遇到佛法的可貴，知道自己真的是最富有的。

今天來縣政府贈書，利用這個因緣跟大家坐一坐，聊聊天。今天是聊聊天，應該我們是開個座談會，大家喝喝茶，啃啃瓜子，這樣會更輕鬆；上這個大座，比較嚴肅一點，這是講經、講大座，要穿袍搭衣。今天是臨時的，就是跟大家交流交流，見見面。一年也快過了，年底我們如果沒有什麼事情，再來跟大家聚一聚。我們每一次的聚會也都應該很珍惜，因為我們不是常常在見面，這次見面，下次什麼時候再見面，你我都不知道。因為明天這個世界要變什麼樣，我們都不知道。所以我們今天晚上這一會的聚會，我們應當要留個很好記錄，所以這些錄影都錄下來，等一下給大家掃一下，做個記錄片。

好，今天晚上就講到這裡。明天我要趕路，明天我們學會這裡有例行性的念佛共修，大家免送，不用送，大家念佛要緊，我們將來都到極樂世界，就永遠不會分離了。所以大家就不用客氣，免送，大家照常安心在這裡念佛共修，求一心不亂，求生淨土，這個是當前我們最重要的功課。感謝大家今天的出席，我們下次再見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，身心安康，事業順利，闔家平安。阿彌陀佛！

